

今昔文谈

以 群



上海文艺出版社

今昔文談

以群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2

今昔文談

著作者 以 群

*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永嘉路25弄8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094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787×953毫米 1/32 印张：8 1/8 字数：116,000

1962年12月第1版

196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统一书号：10078·2110

定价：(九)0.66元

內 容 提 要

本书包括文艺短論、杂文三十五篇，分为五輯。第一輯短論九篇，分別就魯迅和高尔基的文学道路、創作思想与革命精神加以闡发、探討。第二輯四篇，是文艺回忆录，記述了“左聯”的文学活动和創办革命文学刊物等情况。第三輯十六篇，是杂文、評論，作者針對近几年来文艺思想战綫上和文学創作实践上的許多重大問題，发表了自己的意見和思想。第四輯四篇，是創作漫談，回答了文学青年所深为关心的若干問題。第五輯两篇，是学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长篇筆記。

目 次

| | |
|------------------------|----|
| 发扬魯迅的革命精神 ······ | 1 |
| 假如魯迅先生活着 ······ | 7 |
| 学习魯迅的坚决、持久的斗争精神 ······ | 11 |
| 认真地继承和发扬魯迅的传统 ······ | 17 |
| 李大釗与魯迅 ······ | 25 |
| 发扬勇于斗争的精神 ······ | 32 |
| 发扬文学群众化的光荣传统 ······ | 36 |
| 高尔基的道路 ······ | 40 |
| 摆脱短视、锻炼远见 ······ | 50 |
| | |
| 从《十字街头》想起的 ······ | 54 |
| “左联”时期作家和工人的联系 ······ | 59 |
| 《文艺阵地》杂忆 ······ | 65 |
|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来历 ······ | 77 |
| | |
| “罪”不在批评 ······ | 81 |
| 不要走向另一种极端 ······ | 84 |

| | |
|-----------------------|-----|
| 从“不怕片面”說起 ······ | 87 |
| 漫談“百无禁忌” ······ | 92 |
| “題材无差別論”探索 ······ | 98 |
| 重談梁实秋的“人性論” ······ | 104 |
| “宿怨”的来由 ······ | 111 |
| “宏道”与“宏文” ······ | 118 |
| 发扬独創精神 开展評論工作 ······ | 123 |
| 从“后来者居上”說起 ······ | 130 |
| 尊重群众的实践和創造 ······ | 134 |
| 欢迎更多的老干部参加文艺創作 ······ | 143 |
| 从怎样学习托尔斯泰談起 ······ | 148 |
| 才能、群众創作 ······ | 152 |
| 我們的作家是“时代的号角” ······ | 159 |
| 《鋼人鐵島》的創作及其他 ······ | 166 |
| 該走哪一条路? ······ | 176 |
| 从“真实”談起 ······ | 181 |
| 从个人反抗到“干預生活” ······ | 186 |
| 不能缺少这一課 ······ | 194 |
| 世界观的鍛煉 ······ | 203 |
| 知識分子的道路 ······ | 218 |

发扬魯迅的革命精神

魯迅常常說他自己的作品是“遵命文学”。他所說的“遵命”，如他自己所解釋：“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驅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一九三二年）。这个“革命的前驅者”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共产主义者。

魯迅从来不把自己的創作当作个人爭名譽、爭地位、爭享受的手段，而是把它当作为革命服务的武器，按照当时革命形势的需要，来确定自己的創作任务。他的許多文章——特別是后期的战斗性的杂文，都用各种各样的化名，只求文章本身完成战斗的效果，不求讀者了解作者是誰。而在与当前的现实斗争关系最密切的一些文件上，又不惜冒着生命的危险，签上自己的名字，以求扩大斗争的影响，例如《中国自由大同盟宣言》、《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等。这些事实都鮮明地表现

着魯迅精神的一个特点，那就是：一切为了革命的利益，为了党的利益，除此之外，沒有任何个人的利益。

經過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大风浪之后，在魯迅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不是恐惧或退却，而是在思想和行动上都大步前进，从社会进化論的观点轉到战斗的唯物主义的阶级論，从孤軍奋斗轉为直接参加革命斗争的組織，这些都說明他的“与前驅者取同一的步調”的精神在他自己的思想改造上所产生的效果。他所以能够在較短的时期內，放弃“将来必胜于现在”、“青年必胜于老年”的进化論观点，而确立起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决不是仅仅由于讀了一些馬克思主义的书，更重要的还是由于与革命的前驅者——共产主义战士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采取同一的步調，并在实践中体会了党的思想方向的正确性。

他从来不把知識分子、文学家、艺术家看作高人一等的人，他曾明确地指出：“以为詩人或文学家高于一切人，他底工作比一切工作都高貴”的观念是“不正确的”；“以为詩人或文学家，现在为劳动大众革命，将来革命成功，劳动阶级一定从丰报酬，特別优待……也是不正确的”。他曾斬釘截鐵

似地断定：“实际上决不会有这种事”，“劳动阶级决无特别例外地优待诗人或文学家的义务”。他那时（一九三〇年）曾预言：“如果不明白这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这些话无异在事前给那些过去参加过革命工作而今天堕落成了反党的右派分子的人们画出了一个脸谱。鲁迅的这种高瞻远瞩的预见，除了根据他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革命知识分子的深刻了解之外，主要的就是出于对革命的集体主义精神和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的正确认识。

鲁迅曾经反复地提醒革命知识分子、革命文艺工作者，要求他们把个人利益和革命的整体利益放在恰当的地位，他曾先后给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提出两项最低的要求：第一，“革命文学家，至少是必须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的”；第二，革命文学家必须“以他的文学，助革命更加深化，展开”。前者是革命作家的立场、世界观的问题；后者是革命作家的服务目标的问题。在他看来，革命的文学艺术家必须坚决地站在革命事业的立场上，把自己融化在革命的整体之中，紧密地适应着革命的需要，按照革命的观点来辨别是非，决定行动；而革命文艺家的

作品就必须作为革命斗争的武器，为政治服务，为革命事业服务。他曾经严厉地警告某些动摇的“革命文学者”说：“革命文学者若不想以他的文学，助革命更加深化，展开，却借革命来推销他自己的‘文学’，则革命高扬的时候，他正是狮子身中的害虫，而革命一受难，就一定要……走出阵线之外，好则沉默，坏就变成叭儿狗。”这些话，一方面固然鲜明地托出了那些在艰难的革命阶段中退却、叛变乃至投敌的人们的本质，另一方面不是也明白地描画出了“得意时把自己放在党之上，失意时把自己放在党之外”的人们的嘴脸吗？

鲁迅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御用文人、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动摇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斗争是最英勇、最坚决、也是最及时的。他从来不肯轻易地放过一个战斗的机会，也决不肯草草收兵，经常以他无比的“韧”劲坚持斗争到底——斗得既狠又透，既广又深。在他最后的几年间，宁可放弃了较大著作的企图，集中全力以短小的杂文来作短兵相接的战斗，就是由于他认识了当时政治斗争的紧迫，需要他以全部精力来为当前的政治斗争服务。事实雄辩地证明：他全心全意地、无条件地服从了政治的需要、党的需要，一直战斗到最后。

一分钟！

在那些年月里，政治条件是异常艰难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正经受着严重的考验，但鲁迅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胜利却始终怀着坚定的信心。当他在哀悼了柔石等同志的牺牲之后说：“但无产阶级革命却仍然滋长，因为这是属于革命的广大劳苦群众的，大众存在一日，壮大一日，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也就滋长一日。”鲁迅在当时的信念和愿望，在二十年之后都已变成了现实，这证明鲁迅预见的正确性。然而，在今天有些文艺工作者却似乎并不能体会这种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胜利之可珍贵，似乎忘掉了或是根本不知道这种胜利是从怎样的艰苦斗争中得来的。他们之中，有的贪得无厌，永远感到个人的欲望不能得到满足；有的斗志全无，在胜利面前丧失了继续前进的勇气；有的躊躇不前，似乎到现在还在“探求”文艺走什么路；而有的则根本背弃了他当初参加革命文艺战线的志愿，而堕落成了分裂党、反对党、敌视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党分子！这些人的根本问题就是没有把个人和革命整体、个人利益和革命的整体利益的关系摆好，没有认真地解决鲁迅在二十年前所提出来的問題。

魯迅在“左聯”成立的时候就曾經說：“我們戰
綫不能統一，就證明我們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
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
在为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綫也就統一了。”今天，我
們必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來体会魯迅的遺言，發
揚魯迅的革命精神，克服我們身上的个人主义，明
确我們的共同目标，團結成一条名实相符的服从
党的領導的、社会主义的文艺战綫！

1957. 10. 魯迅逝世二十一周年紀念前夕。

假如魯迅先生活着

某些別有用心的人在一些回忆魯迅的篇章中，常常有意地給人造成一个印象：魯迅领导了“左联”。事实是不是这样呢？

在一九三二——三三年的最艰苦的岁月里，魯迅先生确实經常參加“左联”的常委会，会有时就在他家里开。他不是“左联”的书记，也不是部长，更不是“主席”（“左联”沒有設主席），而只是以一个常委的身份参加會議。但他的态度是严肃的，經常认真地听別人汇报工作情况，細心地探問情况，在討論当中慎重而恳切地提出他的意见。他的大部分意见都被大家接受，作为會議的决定；有时，也有个别的意见，由于与实际情况不完全适合，向他解释之后，他也就坦然地放弃或修改了自己的意见，从来不以領導者自居，固执自己的意见。从这些細小的地方，都可以清楚地体会到魯迅先生尊重党的领导、服从党的决定的精神。他

尊重个别党员的意见——甚至个别年轻党员的意见也同样地尊重，并不是由于特别重视某一个人，而是由于尊重党。这种精神是表现在鲁迅先生的一切方面的。

在那些会议上，凡是分配给他个人的任务——例如写一篇战斗的论文或杂文，做一次演讲，或是联系某一位“左联”以外的作家或编辑，他没有不欣然接受的。有时为筹办刊物而讨论到经费问题，他也往往首先提出他自己力所能及的部分，然后再来研究不足部分的筹募办法。在那时“左联”所办的秘密刊物中，大概没有一个是未经他放下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的。他把党的事业、“左联”的事业，完全看作自己的事业，只要他力所能及，他是必定全力以赴的。

近年来，当文艺界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件的时候，常常有人提起：假如鲁迅先生活着的话会怎样？自然，这是一个见仁见智，难于回答的问题，因为鲁迅先生没有看到全国解放就逝世了！人们可以按自己的“兴趣”作各种各样的猜测。然而，假如真正了解鲁迅先生的精神，那么，这个问题也是不难回答的。因为鲁迅先生生前已经不止经受过一次考验。在对反动的“民族主义文学家”、对資

产阶级右派分子陈西滢、梁实秋、林语堂以及对“自由人”、“第三种人”等等的斗争中，鲁迅先生斗志的坚决和尖锐，已是大家熟知的事。而对那些曾经是他的朋友或学生，乃至在某一段路上曾经成为他的战友的人们，当他们一旦背叛了党、背叛了革命之后，他的态度也是毫不犹豫地站在党和革命的立场上给予无情的反击。这样的事例，并不是只有两三件！

从这些实际事例中，使我们看出在鲁迅先生身上表现出来的党性和政治原则性是坚强的，因而也使我们敢于肯定地回答：

假如鲁迅先生活着，对今天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他一定会给予有力的反击！

假如鲁迅先生活着，对曾经蒙蔽过他的胡风之类的反革命分子，他一定会进行坚定不移的斗争！

假如鲁迅先生活着，对那些曾经做过他的战友或朋友，而今天堕落到敌对立场的反党分子，他一定会提起他的百战百胜的犀利武器——笔，来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鲁迅先生假如活着，永远会成为党的战士，成

为革命文艺运动的旗手，坚定地服从党的领导，站在党的立场上，为捍卫党的利益、社会主义的利益而战斗！

假如有人对这一点抱着怀疑的态度，那就談不到了解魯迅、尊敬魯迅，实际上只是对于魯迅的沾辱和輕蔑！

1957.10.17.

学习鲁迅的坚决、持久的 斗争精神

鲁迅是在剧烈的民主革命斗争中涌现出来的“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是在中国无产阶级所领导的“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的斗争中锻炼出来的英勇的战士，也是在坚决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的“文化围剿”中成长起来的共产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伟人”。

鲁迅在尖锐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中，不是一个旁观者，更不是一个“第三条道路”的追求者，而是坚决和中国的共产主义者站在一起，坚决和中国广大的人民大众站在一起的文化革命的旗手和主将。他由于亲身参与了实际的革命斗争，因此深刻地了解了革命斗争的真实情形，特别是深刻地了解了敌人的面貌、性格和特质。也因此，他才能成